



東遊
省豆
續記
録勝

合刻

ル 4
3128



門
3128
卷

艮齋安積先生著

遊豆記勝

合刻

東省續錄

耕雲齋藏板

勝記豆遊

序

均之山水也。或馳名于海內。或湮滅而無聞焉。何哉。蓋名山大川。雖有怪詭絕特之觀。然無高世之士發其美。則徒沈埋於遐邑。蕪沒於僻落。而不能以顯于天下矣。高世之士。雖有雄偉非常之才。而無登名山涉大川。則為塵俗所抑塞。而不能試其技矣。故山水待人而彰。人亦因山水而傳。二者未始不相遇而濟美也。吾師艮齋安積先生。無他嗜好。唯以山水為性命。嘗以講經餘暇。探闢左諸勝。所著東省日錄。南遊雜記。皆已上梓。今又將刻遊豆紀勝。東省續錄。以傳

門
3128
卷

艮齋安積先生著

遊豆記勝

合刻

東省續錄

耕雲齋藏板

序

均之山水也。或馳名于海內。或湮滅而無聞焉。何哉。蓋名山大川。雖有怪詭絕特之觀。然無高世之士發其美。則徒沈埋於遐邑。蕪沒於僻落。而不能以顯于天下矣。高世之士。雖有雄偉非常之才。而無登名山涉大川。則為塵俗所抑塞。而不能試其技矣。故山水待人而彰。人亦因山水而傳。二者未始不相遇而濟美也。吾師艮齋安積先生。無他嗜好。唯以山水為性命。嘗以講經餘暇。探關左諸勝。所著東省日錄南遊雜記。皆已上梓。今又將刻遊豆記勝東省續錄。以傳

于世命進為之序。受而讀之。峰巒之峩嶺。江海之淼
瀰。與夫古廟殘墟之岑邃。雲煙魚鳥之變態。舉皆收
之於區區冊子中。而無遺焉。展誦一過。翫爽飛越。如
升紫霄。覺塵垢不平之氣。皆向毛孔而散。此其文之
精麗奇峭。殆有江山之助。而奧區勝壤。亦將藉以彰
於天下。豈非所謂二者相遇而濟美者歟。進甚慶山
水之有遇也。故自忘僭越而序之。

天保庚子秋七月

美濃

和田

進拜撰



遊豆紀勝



東奧 安積信

予慕伊豆之勝久矣。甲午歲八月。檉宇林公。浴熱海
溫泉。留手書使追躡焉。於是遊意頓動。詢之小玉伯
謹。欣然請伴。乃以九月朔啓程。雨泫泫下。抵品川。益
甚。海氣淒冷。雲烟冥茫。求見總房一螺而不可得。衝
泥跋淖。衣裳悉濕。興味為之索然。因欲宿川崎。伯謹
笑曰。雲山半月之遊。自此始。而行不過數里。何憊也。
予勉強就道。僅至金川。則海水如玦。丘山迤邐。烟樹
迷離。覺漸入蔗境。亟覓驛樓而宿。樓臨海。眺觀絕佳。

席間賦長律謝伯謹

連岸家家似卧蠶。茫茫天與水相涵。潮頭滾白皆趨北。山色拖青盡向南。人若不勞何得樂。境因遇苦便知甘。胸中無復紅塵念。樓上題詩酒半酣。

談笑之間暮色蒼然。一幘潑墨畫已爲壑舟矣。

二日開霽登金川臺。山色明媚波光激滲。與昨所觀又一變。雨奇晴好。殆不減西子湖也。過程谷驛。阪路稍峻。行松缺處。見西北諸山。岳蓮尤爲秀絕。卓午飢於戶塚驛。舁夫來請曰。鎌倉距此不遠。盍命輿一遊乎。乃登輿入野。行半里。丘隴如堞。舁夫云。鎌倉盛時

設郭門處。又行二里。有足利等持公影堂。古刹荒廢。秋草擁堦。影像爲蛛絲所網。堂後五輪塔。亦復蕪沒。無一薦香火者。得非天道惡其僭逆歟。詣圓覺建長二寺。堂廡宏而古。有鍾。正安三年。北條貞時所鑄。詣鶴岡八幡廟。近歲燬于火。結構尚新。丹碧煌耀。廟前銀杏樹。直上摩天。大可蔽數牛。廟東數里有鎌倉公及諸大臣邸址。禾黍離離。滿目淒然。求當時赫奕之狀。惟敗瓦殘礎。富貴之不可恃如此。從廟南行至袖浦。浦與七里濱相屬。東顧三崎。烟樹鶻突。西望函根。雲靄罩頂。豆州諸山。遠翠一帶。時夕陽倒射。山色皆

遊三山記
如金碧畫。畫島近在目睫。宛然蓬瀛也。灣迴沙深。步
步前却。昏黃始達岩本院。院邀客。不異驛館。酒美魚
鮮。頽然就醉。通夕波濤之聲。殷牀。不能交睫。
三日。蚤起。啓窻。群峰隔海而出。但鵬翼垂天。不得窺
嶽蓮。可憾。縱觀島中。天妃宮頗精麗。榜曰金龜山。有
斷碑。雲龍隱起。文字皆剝泐。行數百步。島圻爲二。峭
崖如削。下崖則大石磊落。潮水激石而進。飛沫濺衣。
忽得巨窟。高廣數丈。深不可測。予嘗謂茲島都人所
深指。想亦不過盆景。今觀之。信爲佳境。名洵弗虛得
也。既出島行二里。至藤澤。復就孔道。過大磯。沙路如

掌。青松成丈人行。松外波聲如雷。涉酒勾川。函嶺漸
近。群峰盤峙。氣象甚雄壯。宿小田原。往昔北條氏所
據。得懷古一篇。

海茫茫兮山叢叢。崇墉屹立當其中。飛鳥不度白
雲遶。譙樓插天氣。象雄維昔北條據。險隘虎視八
洲傳。五代豐公東征若雷霆。百二山河忽破碎。勿
笑兒子豚犬愚。勿笑和議廟算疎。先後敗亡皆一
轍。浪華城上啼夜鳥。

四日。從小田原左折。沿海入山。細路欽巖。林莽蔽虧。
其下潮水激石而跳。行里餘。得石橋山。源二位倡義

遊豆紅勝 三
處從此至根府川。有關往來者。出路引以過。地多佳石。土人伐以鬻於都下。路益險。樹益翳。細雨驟至。雲氣洶湧如海。

山路盤迴行。更危。海風吹雨亂如絲。但看前嶺雲爭起。身在雲中不自知。

至画浦。待晴於村舍。舍後海眺頗佳。太閤征小田原。使諸將遊讌於此。以慰勞云。少頃雨歇。行一里。葦濱村。沙磧擁灣。翠松蔭映。風濤之觀甚壯。有小流。名曰境川。豆相二州。以是爲界。二里過權現祠下。祠在山頂。以日暮不及登。又里餘。抵熱海村。負山面海。人家

二百餘烟。民雜農漁。湯戶二十七。其中巨室二。爲今井氏。爲渡邊氏。檉宇公館於今井氏。因候之。公喜其能踐約。命侍臣延予於一室。使休焉。乃解裝浴溫泉。湯氣和柔。味微鹹。無硫氣。四體融暢。險途之勞洗然。浴後謁公及令弟小倉君於遊仙洞。今井氏正廳也。公賜宴。珍羞滿前。予不覺沾醉。撫掌談山水。公亦開懷歎晤。久之而退。公又賜酒於伯謹。恩意周到。感可言耶。
五日。將赴下田港。謁公告別。公懇留。且盛稱日金山之勝。從者前原義質。又請同遊。相與束裝出館。時天

有雲氣。咸謂他山或可眺。惟岳蓮決不可窺矣。行數百步。傍有石牌。記里程。細路如綫。頗險絕。一峰盡。一峰出。義質年近六旬。躄甚健。輕裝疾步。鼓勇先登。予勝具素乏。加以重裝。汗漓漓浹背。登里餘。右得地藏堂。清泉淙淙而流。掬飲消渴。甘如柘漿。又登半里許。忽見岳蓮朗出天半。新雪皓然。如雲覆頂。衆叫奇。蹶竭而走。達地藏堂。堂側茅屋四五家。即日金山絕頂也。從堂後登山。滿山皆白茅。是爲圓山。慊堂翁所謂極天下之陋觀。而眺觀之美。皆自他山來者也。北望函根雙兒諸峰。東眺房總於杳靄之外。南則雲濤萬

里。五島兔起。而天城山磅礴於數十里之間。西南駁遠諸山。積翠稠疊。海水如曲沼。其北蓮峰萬仞。摩切霄漢。雪華爛然。實天下偉觀也。相與玩賞。不能去。得一律。

細路盤盤雲遶山。長風一掃破天慳。橫陳螺黛滄波上。孤秀玉蓮霄漢間。帆掛夕陽歸遠浦。雁涵秋影落遙灣。十州悉在雙鞋下。疑是仙遊鶴背閑。山巔有碑勒八干四方。使遊者辨方向。文甚簡陋。舊傳松葉山人始開此山。壽數百歲。其墓尚存。以迂路不過。上申還熱海。謁公於一碧樓。樓在遊仙洞西。烟

濤渺瀰。雙島玉立。皆几席間物。公出近詩見示。氣雄格高。覺有神助。又召見伯謹。賞其妙年好文。伯謹感喜。予退而賦詩以獻。

晞髮樓頭領景光。劇談真與世相忘。松高絕壁含秋氣。風定澄瀛蘸夕陽。海岳追隨難再遇。都城歡會是尋常。茲遊他日爲佳話。莫笑臨歧又卸裝。

晚過溫泉寺。以授翁爲開山祖。授翁即藤公藤房。以直諫逆旨。竊遁爲僧。嘗駐錫于此。庭中古松。係其手植。住持潤州和尚。出一文相示。屬予題。其後平澤翁溫泉寺記也。席間走筆。遂辭去。

六日。曉起觀湯池。池在今井氏門側。繚以木欄。疊以巨石。時熱湯方湧。響激奔雷。蒸烟衝天。不可嚮邇。如是者晝夜凡六次。湯戶皆設陰規引之。其發源與他境絕異。人莫能詳其理。予竊謂地底礬硫堆積。陽火自燃。其中有竅穴。與海相通。潮水潛伏而來。爲火氣所鬱蒸。卽發爲熱湯。故其味鹹。其發有定期。猶潮汐以時進退也。然溫泉湧出。必以丑卯巳未酉亥爲期。固不與潮候相應。且不湧出者。一月必有一兩日。此理之不可解者。豈造物好奇。使人不能測度歟。飯後托侍臣致謝而去。踰網代嶺。絕頂清泉一泓。大旱不

酒掬飲極甘潔。傳言源二位爲敵騎所追。渴甚。索水不得。以眉尖刀刺地。泉忽湧。飲之止渴。遂得脫。土人稱爲一杯水。英雄所爲。雖勺水猶傳爲雅談。儒生竭精著書。欲以博一名而不易得。可笑也。行四里。至宇佐美。又循海而南。有春日明神祠。祠後古樟。根幹擁腫。數人抱之不合。腹朽虛。可敷席十張。藤蔓翳薈。白日無影。中幹爲斧斤所斷。土人云。太閤征朝鮮時。伐以造巨艦。案逸史。天正十九年。關白將伐朝鮮。命沿海諸國。大治舟艦。係是時事。得古體一篇。

叢祠荒廢蛛網屋。屋邊老樟凝黛色。堂堂一百三

十圍。雨淋嵐蝕洞其腹。怪藤壽蔓不記年。白日晦冥。鱷狂伏。仰看中斷吁可矜。問渠緣底受髡禿。豐公膽大吞九州。誓取燕京垂冕旒。艤舫製造星火急。斧聲如雷汗萬牛。山童谷赭巨材盡。社公木魅血淚流。舳艫蔽波玄海曉。旌旆翻風平壤秋。兩國生靈墮塗炭。白骨橫野寒草亂。惟欲黷武開邊疆。不知偃戈固根幹。大星忽墜社稷亡。區區殘枿何足歎。騷然風起樹聲振。如聞樓船怒濤戰。出祠循海而南。沙灣屈折。青松白波相映。曰伊東。有伊東祐親宅址。從村東踰嶺。得曠野。曰崎原。大抵豆

州峰巒合沓。平土百居一二。惟此原延袤三里。有山
遍肖岳蓮。名小富士。土人云。山下有洞。窅不可測。案
舊史。建仁三年。鎌倉公賴家。狩于伊東崎。使和田胤
長入洞。殆卽謂此。兩峰對峙。名矢筈山。其他峰巒競
秀。而原上唯黃茅沒人。百蟲之聲雜出。比至八幡野
已上燈矣。因覓旅店。無有。遍就村家乞宿。不許。於是
大窘。過里正肥田氏。醫而吏也。塾子出見。頗倨。忽有
一士闖戶者。昌平學齋長山田四有也。相共嘆竒。遘
塾子見之。禮始恭。命僮引予至村家宿焉。村家老媪
色不悅。蓋無籍之徒。屢浮遊此間。往往攘物而走。故

不喜舍客也。予初不之知。竊疑駭。及後聞是事。爲之
絕倒。四有及塾子尋至。置酒盡歡。四有勢州人。天資
溫厚。好山水。歷游諸州。亦名士也。醉後賦詩以贈。
落日荒原獨愴神。海鄉聊寄薄遊身。相逢四海皆
兄弟。偶坐一庵誰主賓。古墓英雄藏碧血。亂峰烟
靄疊蒼皴。知君欲繼龍門志。不但雲山行脚人。
七日。與四有別去。村口老松偃地。夭矯如蟠龍。伊豆
志所謂拜松是也。赤澤山距村里餘。山下五輪塔。卽
河津祐安墓。喬杉翳天。不漏曦光。山腹有柯樹三章。
傳言大見成家。八幡行氏。伏其蔭。射殺河津。又一石

遊覽紀勝
蹄迹宛然。土人稱源二位馬蹄石。山中有美蘭樹。身如百日紅葉。如冬青樹。花白而細。其下洧水自箐莽中來。土人言飲之有毒。不知何故。過片瀨白田二村。至大川村。村口有川。踏亂石而泝者數十步。得稍淺處。蹇衣而涉。流水清激。深至腰。伯謹色沮。予顧而笑。乃作氣繼進。其西奇峰巖。寧鏡天。嬾雲曳帶。欲飛欲留。曰萬城嶽。天城山脈從此起。蜒蜒向北而走。勢如游龍。至西浦而極。為本州名鎮。諸山皆係其支。峰云沿海而南。大石林立。如屋如牀。如奇鬼猛獸。或白或赭。或深黑。詭狀百出。不可方物。一路緣其崖。下視絕

壁百仞。海水作瓜瓢色。目眩脚酸。匍匐而進。為危險之境。晚投稻取。四有追至俱宿。月色冷然。八日。偕四有發館。山水間得此雅友。遊興益奮。但迴嶺百折之險。皆憚於行。因從見高登舟。東風正急。帆腹怒張。舟行如飛。甚適也。一舸如飄葉。長風吹益奇。波迎飛艖立。山趨快帆馳。礁怒奔雷鬪。崖懸老樹危。平生無此興。抱膝唱新詩。海蒞草舍數十烟。曰河津。即祐安所產。其上峰巒深秀。曰丁零山。行二里。礪山無樹。趾挿海。巨穴羅列。洪

瀾噴薄。曰繩地山。又行一里。捨舟至白濱村。峭壁對峙如門。劣通人。過村則崖壁爲波濤所蝕。嚙如城郭。如樓櫓。如五層塔。此間非正路。四有諳地理。引我入勝地。信乎山水游不可無指南也。上申至下田港。爲豆州第一馬頭。人家千餘烟。頗殷賑。商舶入都者。皆於此下錨。故然。港口碧山環匝。如六摺屏風。中兩峰高而圓。曰乳峰。往年吳客所名。案元遺山集。崧少有三五乳峰。蓋擬之也。海水泓澄。島嶼離立。曰睢鳩。曰白鷺。西崖丘陵。雲木參天。清水上總介城墟也。清水本州產。爲北條氏驍將。其子太郎左衛門。亦以武健聞。

太閤使脇坂諸將攻之。遂不拔。及小田原陷。始開城去。時日已下春。夕陽帆影。明滅巒光。水色之間。極爲秀麗。可玩。對岸卽柝崎。出千里鏡。覘之。秀巖突怒。人家歷歷可數。四有挾予訪。添川廉齋。廉齋會津人。受業於賴山陽。性澹宕。長於文辭。至則不在家。因過太平寺。住持壺龍和尚。倜儻不羈。容姿魁岸。工韻語。急命酒相欸。廉齋適至。相共叙舊談。往夜半至其宅宿。剪燭連榻。談笑移刻而寢。九日。日高而起。將辭去。廉齋固留。復解裝而話。學子携酒來賀。始知爲重陽也。因議登高之遊。以雨至不

遊山紀勝 十
果午下微霽。登石山。山在下田北。雖不甚高。而一片盤石所結。土人伐之以鬻。斧鑿之痕。悉成坎穴。其中方正如擲。大可容數十人。積潦滄瀦。色作青靛。若一失脚。卽長夜矣。自山脊而下。有窟尤怪偉。廣數十丈。石髓垂乳。陰氣浙浙襲人。亦斲伐處。他州洞穴。皆造物者所爲。而是窟獨出於人工。鑿劃之妙。與神鬼爭。亦一竒也。噫。利之所在。盡數百人之力。雖石山亦七竅皆穿。况入主股民。窮其力不已。如之何其不窮也。廉齋曰。本州多佳石。非他州所及。獨怪昔源二位舉義兵。群雄響應。若北條仁田土肥。皆出于本州。北條

氏之興。麾下驍將。若清水松下。猶不乏人。今則索然矣。豈雖有人而無所售其技歟。抑柳州所謂其氣靈不爲偉人而爲是物歟。二人相視大笑。旣返。就大平寺飲。遂宿。燈下賦詩似廉齋。遊大平寺。疎雨澹雲秋寂寞。黃花映酒好顏色。休言客裡遇重陽。縱在江都猶是客。十日晴。四有將浴。加茂溫泉。予亦赴石廊山。相俱發下田。壺龍師來別。以詩見餞。予卽和答。對海雨蕭蕭。鴈打更。佛燈明滅。夢頻驚。道人聊試迴天力。鐵鉢收龍放曉晴。

廉齋送至村口。離思黯然。行一里。又與四有別。意殊悽惘。午時。飭于手石。行半里。一山橫截海中。所謂彌陀窟在焉。入山數百步。路旁墓碣甚異。杯首樽身而盤跚。題曰飛野長左衛門墓。意其爲人。口不離杯杓。故以表其墓也。滿山皆喬松。空翠染衣。俯視深谷。有巨窟。潮水捲雪。林下佛堂。置彌陀像三軀。倩童子爲導。堂東崖路彎曲而下。則海滙大石。犬牙相錯。仰視絕壁百餘仞。峭削刻畫。詭怪百出。有窟曰蓋穴。潮水噴薄。卽向達于山後者。其東又巨窟。窅然。高可二丈。廣半之。童子云。是彌陀窟也。棹小艇而入。凡十餘步。

黥黑不辨色。左右石角齟齬。潮水盪激。倏見白光燿然。現靈相。信爲神異。今日潮滿。不可探也。爲之憮然。自堂而西。危巖亂立。有穴名鹽吹。童子云。穴與彌陀窟通。往年進香者。溺于窟中。浮屍逐潮而出焉。以此知其相通也。一嶼崛起。獰惡如蹲獸。名猪島。飛巖軒昂如擁矛。名辨慶島。其他奇石邃林。絕可愛。得古體一篇。

山趾挿滄瀛。崖壁甚厲峭。神宰何狡獪。鑿此渾沌竅。豁訝蚌口開。幽窞不可料。洪潮萬里來。噴激翻雪窖。候其稍退時。舳舻入窞窾。闇中徒摸揅。頑石

森騰趨一觸即粉齏。游魂誰復吊。梢工巧回避。遊子膽震掉。光怪洵可驚。寶燄忽閃耀。白虹射入飛。爍爍破昏眊。如彼彌陀尊。眉間毫光照。奇事天下稀。靈境一州噪。我來重陽後。嵐氣撲衣帽。怒潮高於屋。安得搖孤櫂。古刹磬冷冷。墜葉紛不掃。巖礫皆奇騫。松韻鸞鳳嘯。得此亦已足。至險不必冒。從此而西。豆州區域將盡。山水秀峭。風氣蒼古。迥非人間烟霞矣。過下流大瀨二村。踰山循海。遙見石筍高數丈。如豎掌列指。其西數峰盤踞半空。骨立不容寸土。行二里。至長津呂村。爲西南極界。村口石峰突

出。二分垂覆。屋危欲墜。其南碧山秀蔚。所謂石廊山也。山劈巖作磴。頗險。登數百弓。忽復坦夷。老松皆數百年物。盤拏偃蹇。與遊人爭道。山上設燈臺。夜間洋舶認以辨方所。又數百步。海崖極巉絕。上結木欄。備顛墜。蛇行而下。絕壁中有巨窟。非人所能梯。而石廊權現祠。乃安其內。可謂絕奇。祠廣數十筵。以帆檣爲基。其上窓檻相接。若連艦縻。啓窓則下俯不測之淵。濤瀾砰擊。飛騰成雨。不可久視。相傳播州商舶過洋。颶風忽起。舟掀舞如葉。衆哀號禱。石廊權現謂儻脫厄。當以播報賽。少頃風息波平。遂得脫。乃沈檣而

去。是夜播自出海。橫踞于窟中。土人駭異。因以構祠。云。祠外巨巖突起。匍匐出其上。滄溟萬里。浮天無岸。西與志州鳥羽對。世所稱七十五里長洋者。本邦水路之險。以此爲最。巖北危礁亂立。互爭詭狀。中有松魚島。松魚上晉自此始。因以名。時日入濛。記金盆閃爍。欲吞欲吐。紅光迸射。海水如血。忽見雄霓自東起。橫跨滄溟。宛然萬里彩橋也。須臾雨疎疎下。急覓來路。而返村南峰巒環合。覺有異境。詢之逆旅主人。曰。是港也。兩山尤爲絕勝。明日須汎舟縱觀焉。是夜月出石廊。清輝溢樓。老子興復不淺。

十一日。逆旅主人載酒俱去。自港登舟。港在兩山之間。屈曲如峽。西爲石廊。東不詳其名。想亦石廊支峰。大船停泊山下。見予輩皆揭蓬駭觀。士人罕經可知也。兩涯狂峰怪巖。詭態萬狀。或粘空而立。或擘海而起。其下潮水奔匯。泓澄瑩徹。魚蝦尾鬣皆露。舟逾進。境逾竒。左右盼而目不敢暇焉。大抵兩山當千古風濤之衝。皮膚消剝。神骨獨存。爲嵌。爲巘。爲峰。巘。爲洞。穴。爲怒。猊。奔。驥。爲危塔。穹閣。如蟲。鏤。如刀。鑿。玲瓏。削。峭。無一圓。刊者。脈理縱橫。色如淡墨。髑髏。麻皮。雲頭。諸皴法。莫不皆具。翠松扶罅而生。骨緊膚薄。故嶮巖。

虬曲而不得肥。又爲海風所壓。故斜倚倒懸而不得伸。其姿態之妙。雖巧於樹藝者。不能髣髴也。遊覽至此。不覺發狂大咤。想造物者鞭神役鬼。極山水絕技。以爲仙靈之區。非人間所有。蓋山不得水。無以發其秀。水不得山。無以暢其清。茲境山極秀。水極清。巖極怪。樹極詭。於布置安排之妙。無毫髮可憾。而地又屬僻陬。都人之迹罕交。幽雅清淑。存太古真氣。誠宇內絕景也。主人云。昔年都下畫師某。屢來遊。自言觀此勝。画法大進。實有其理。但予雖遇奇山水。不能長文。氣愧于畫師多矣。然竊謂自有宇宙有此山。而未聞

有能發其勝以傳于世者。安可不抽筆以品藻之。於是開榼於舟中。撫景對酌。賦長歌一篇。

豆州區域盡。垠崖沓蹙舞。蜃蛟石廊天外聳。峰嶂磊嵬蟠。鯨鼈石廊橫。海海爲坼。精鐵削成千丈壁。西吞志摩東控相。波濤噴噴如霹靂。怪巖相錯峙。有祠甚靈異。嵌根插層瀾。澎湃撼窻几。山勢轉折海水迴。更開絕境真奇哉。千巖排空萬松躍。詭狀詩賦苦難裁。何年真宰役鬼斧。刻畫山骨驅風雨。靈區不許俗駕來。惟使高士長爲主。吁嗟乎人世百年同幻泡。擾擾智愚何所求。兒三窟。貉一丘。不

如富貴功名置度外。青鞵布襪但作山水遊。

予遊興益奮。欲進船溯海。至石廊祠下。鼓棹而去。海水入港處。高浪如屋。衆皆危懼。乃回棹。猶婉戀不能辭決。正如李少卿河梁泣別時也。已刻始還逆旅。理杖屨而發。從村北折。踰山至豎岩村。路傍危巖拔地傑立。高數百丈。豈以此名村歟。其南石峰巉然粘空。互爭雄峻。行數里。宿妻良村。村與小浦村隔港相向。是夜與伯謹步月港口。萬峰環拱。銀河瀉海。時見漁篝數點。景物頗幽雅。

十二日。里正喜平。艤舟而迎。予素不相識。四有寄書。

托航海之舉。故然。此間水路險危。伯謹通夕憂之。至則舟頗寬。舵工七八名。艙內設褥。盤坐甚適。少頃得便風。揚帆而去。港口一巖高三丈。有梵字隱起。名經字巖。又有三島橋。以巨巖爲雙柱。相距二丈餘。又以大石平廣者亘其上。若役鬼而成之。舟漸進。葉賀知山高百仞。純骨無肉。其下亂石穿空。驚濤捲雪。行三里。洋中大石突起。長可三十丈。高居三之一。色青黑。中有穴。廣二丈餘。高倍之。豁如斧擘。舟往來其中。名千貫門。伊豆志云。是石奇絕。價抵千貫。故名焉。友人芳川波山云。其傍巨巖有淺間祠。千貫即淺間之訛。

未知孰是。喜平停艖其側。出酒瓢以佐興。亦解事人也。又行二里。堂箇島有獨搖橋。長一丈八尺。閱千餘載而不朽。極為良材。婦人有月事者。不得過。過則橋自搖矣。又有幕島。橫理緒白。相間望之如帷幔。皆西浦名勝也。過此則帆漸轉而東。赴內洋。下午舟至松崎港。舵工皆辭去。托喜平覓船不得。會有官船赴沼津。問其人。韭山屬吏八田某也。某受武技於齊藤氏。予發都。懷其手簡去。故往見之。則挾予登船。此間秀巖詭石。千態萬狀。使人流玩不給。有村曰田子。其海曰田子浦。北對駿。駿亦有田子浦。天下所稱為絕勝。

者。然其實望嶽稍偏。又有浦無村。本州村與浦皆具其名。仰嶽適當其正面。尤盡全山偉麗。則田子之勝。當以本州為大宗。而駿係官道。豆屬僻陬。故人惟知有駿。不知有豆。士之抱才學而所居非其地者。殆類此。是日雲氣靉黳。僅見岳麓。俄復為烟靄所奪。但白波浩浩。浸天悵然久之。晚宿土肥。實平所產。

十三日。天微陰。偕八田氏解纜。乍雨乍晴。西風正厲。洪濤人立。與舟相擊。聲如奔雷。衆皆側卧于艙內。予獨四顧而立。極風濤雄壯之觀。偶得詩貽八田氏。西風吹滄海。碧浪高拍天。一船走其上。有似箭脫

遊覽紀勝 卅
弦。浪來船欲立。浪去船欲顛。飛沫亂如雨。淋漓濺
頭肩。吾性素嗜奇。神氣忽浩然。朗誦玄虛賦。高吟
枚叟篇。何以得此興。水程煩斡旋。胸懷無畛域。吏
務有衡權。但恨歸期促。情意空纏綿。都門風月夕。
相覲在何年。

行三里。風忽轉。不得達沼津。遂捨舟於口野。然豆海
至此已一週矣。八田氏要予過里正某宅。饗待甚款。
從此踰山始得曠土。涉狩野川。爲画博士元信梓鄉。
又有北條南條諸村。北條即時政所產。宅址尚存。寬
正中。關東大亂。足利義教使其子政知鎮撫之。開府

稱堀越。亦此地也。行數百步。至韭山。北條早雲故墟
在焉。太閤東征。氏規居守。織田信雄攻之。氏規屢擊
敗之。及小田原。始開城。亦名將也。至今城濠之迹
宛然。蛭小島在其下。源二位謫居處。白田中小邱孤
起。僅存其址。非島也。或云。往時二水相夾而流。丘陵
如島。多木蛭。故名。過此則人家相接。縣令江川氏居
焉。其宅數百年不罹災。中一楹絕異。因生木架梁。不
劉不礎。古樸可珍。人削以爲鎮火符。與八田氏別。至
三島驛宿。是夜繼華節。寒雨瀟瀟。終夜有聲。羈思殊
悽寂。

山雲鎖月雨瀟瀟。枕上孤燈漸欲消。自是羈愁眠
不得。莫言窗外有芭蕉。

十四日。曉起雨未歇。驛鈴之聲相繼。函嶺爲東海第一之阻。而冒雨踏犖确。艱苦可想。既就道。漸登漸險。山風挾雨。屢奪笠。疥石又較路。齒齒齧足。避石則泥滑。達欲仆。非不險矣。而予備歷豆山峻絕。故視之如坦途。若俄過之。必以爲蜀道大行不如。乃悟我輩遇小得失。輒戚戚不自勝。使古之踏大難殉大節者。處之。必當夷然不屑矣。口占小詩。示伯謹。

羊腸山路兩模糊。似劍湖風冷裂膚。歷盡豆山千

疊險。笑言函嶺是平途。

午時飯。函根驛。驛東有關。右負疊嶂。左帶大湖。關門當中。兵衛譏察甚嚴。脫笠而趨。老杉夾路。昏晦如夜。行數百步。路傍置石佛數軀。曰賽河原。湖上以觀岳著。是日烟雲四塞。非惟不窺芙蓉一瓣。并與湖上群峰而失之。連日山靈忌我。何歟。自官道而左。有函根權現祠。源二位所崇敬。香火至今尚盛。以雨不果往。螺旋而下。山色空濛中。聞水聲霽霽。山窮路夷。溪水果齧石而流。板橋架之。湯本溫泉。距此不遠。欲試一浴。以急于歸程。亦不果。宿小田原。旅館鬪噓。主人翁

云。酒勾川阻雨。故然。

十五日。晴。下辰主人翁報。酒勾川水落可渡。遽理裝而發。行旅螳簇爭涉。茲川猛駛。雖平時不可航。數夫舁大輦。載人絕流。是日濁浪滔滔。輦上飛沫濺衣。抵大磯路。徬見林氏行李。問之。曰。公在海濱矣。乃往賀歸途。公亦喜無恙。托予報平安。涉馬入河。舊名相摸川。過藤澤。月色皎然。蟲聲如雨。至戶塚已初更矣。

十六日。雨甚。予以連日跋涉之勞。不能步。又罹寒疾。咳嗽殊劇。命篋子馱夢而去。雲山之勝。猶往來于懷。時揭簾偷眼。金川復披水墨橫幅。猶前度光景也。薄

晚入都。

遊豆紀勝

東省續錄

西嶽

西嶽所謂安達太郎山也。以其在二本松治西。故又稱西嶽。群峰刺天。趾盤數郡。山下溫泉。治百病有效。浴者赴集焉。予少長其下。秀色近在目而未獲登也。後寓江都三十餘年。雖屢歸省亦不果登。每自歎性愛山水。探他州之勝。而梓鄉名山反遺之。不幾于忘本乎。丙申歲十月。歸省留侍。啓窓則西嶽爽氣襲人矣。母氏謂予曰。汝冒風霜跋遠途而來。盍浴溫泉。以自憫耶。家兄自側贊成之。予喜出望外。姪業重適從。

郡山來相拉而去。過瀧澤村。行松林森翳中。有歧路。家兄誤導入邃谷。積葉沒屨。豺狼之迹相交。而路遂窮矣。前有高阜。披荆棘而上。得正路行一里。諸峰競秀。雲烟滂勃。作潑墨色。須臾天風挾雨而來。風太緊。雨點撲面如鏃。晚始達湯村。湯戶十七烟。皆樓屋。槽在巷側。四周以石。橫可二丈。縱可三丈。湯源在西嶽中。距此二里。設陰規引之。湯氣酷似豆州熱海潮泉。是日家兄貯酒於曲項匏。屢以匏口接脣仰飲。作吹螺狀。未至湯村酒已盡。至則又舉白痛飲。其跌宕不羈。有晉宋閒風致。而忠厚樂易。極可愛也。翌十八日

開霽。登樓觀日出。時日華未升。東方衆山絡繹相屬。其下白雲一帶。起突演迤。如長江大河。少焉彩霞抹天。或紅或紫。須臾變爲一片鍍金色。則旭日始躍。而衆山姿態畢現。丹翠相映。使人神情清壯。亭午與業重。倩導者出館。西行十町許。有巨峰。曰猿鼻。徑極險。直上可八町。懸崖如劍脊。俯視大谷數百仞。屏息而過。稍坦夷。佇立四眺。導者在側。向我所覩。連峰迴合。如繚牆矣。曰伊達信夫諸山也。稻田平曠。孤丘兀然。秀異矣。曰福島也。川光隱見。類銀蛇出沒草間矣。曰逢隈川也。人家簇簇。帖地似臥蠶矣。曰本宮驛也。西

東嶽錄
北竒峰屏張筆卓。參參插雲霄矣。曰米澤群山也。又登五六町。怪石磊砢。下臨無底之谷。導者戲拔石轉之。直下數百丈。觸巖抵崖。飛舞迴旋而走。爆塵騰上。響如震雷。孫子云。善戰入之勢。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。可謂妙喻矣。又登數町。地極夷曠。多竒石。五鬣松岩。躑躅之屬。生其際。峰高風烈。奉曲不能長。四布如席。其西潭水激澹。皆作名園光景。北行數町。衆峰又起。甚雄壯。雪霏霏下。業重欲返。予鼓勇先登。路險。雪漸晴。行可十町。折而西。衆峰全體始露。崇嶂峻壁。可仰不可攀者。曰鐵城峰。鋒稜桀竄。若太阿新發。礪者。

曰劍峰。岐舉離立。類萑矢出箬者。曰箭筈峰。猙獰詭怪。若蒙俱者。曰鬼面峰。其他皆疊秀雲天。各有名號。下則巨壑千仞。流水嚙右奔盪。又行數町。大石如屋如筐。如狂象怒猊。千百歌疊。爲硫氣所薰。其色黃赭。作冰裂紋。悉欲飛墜。予嘗登諸州名山。大抵多秀潤。而少竒峭。獨此山峰巒巖壑之狀。雄峻嶄巖。類巨靈所擘。所以爲大國之山岳歟。又行數百步。湯源所發。白氣滃滃而起。其側舊時多湯戶。一夕暴風雨。鐵城峰半腹崩褫。悉爲所填壓。因引溫泉於今地。時日將昃。亟相促而歸寓。則燈已點矣。是夜風雪撲窓。與月

華相亂。清韻琤琮。甚奇。蓋天清霽。山雪所下。不過數里。故然。明旦蚤起。積雪寸餘。家兄有公事先歸。予與業重辭館。取道深堀村。訪平近平。一鄉舊族也。歛語移時而去。黃昏歸家。拜母氏。說山中形勝。母氏歡笑。退而自謂。予於西嶽。固非生客。况年踰四十始登。尤不可無記。但髮已種種。而文荒陋如舊。恐爲山靈所笑耳。

守山大元帥祠

升三日。偕姪業重及里人德平發郡山。從日出山左折。涉逢隈川。南行里許。抵守山。詣大元帥明王祠。祠

在山頂。登石磴百餘級。磴就巖礫造之。苔花斑駁。側有古碑。大同四年所建。字皆漫漶。不可讀。祠古而雅。喬木交蔭。四顧無人。惟聞禽語。極爲幽邃。祠不詳祀何神。平澤翁漫游文章云。守山即古所稱田村莊。而田村將軍子孫邑焉。聯綿數十百年。傳言其家所祭。必非外神。其稱大元帥。不亦較著乎。此說似有據。田村將軍征討東夷。使吾奧免左衽之俗。宜其廟食于百世也。下山。訪藤大瞭。倒屣出迎。置酒食相款。且請滯一日。予將游瀧崎。故不宿去。

瀧崎

予嘗讀漫游文章。始知有龍崎之勝。後歸省詢之。果絕觀也。便欲一游。而忽忽西上。願莫之遂。今茲歸途。宿郡山。談及龍崎。業重請從游。欣然許之。既過守山西行二里。路傍林樾中。有怪巖焉。立石數丈。雕佛像。其下洞窟呀然。又行數十町。忽聞鞞鞞之聲。乃知龍崎不遠矣。林樾漸盡。平川始出。遙見飛泉激瀉。白光奪目。急呼航涉津。循川而上。翠松相望。有小祠。祠前亭舍翼然。闌干詰曲。一川之勝。悉萃焉。蓋逢隈川自西北來。至此大石平布。如床如席。其窮處嶄然壁立。作乙字形。流水倒注。分爲數十道。高踰一丈。低不下

七八尺。徑二百餘丈。大者如玉簾。細者如銀絲。厚者如疊綿。薄者如垂綃。霏散紛灑者。如柳絮。如煙霧。其近西崖處。巨石突怒。洪流湏盪。激石雲頽。挾百萬甲馬聲。對面人語。殆不相聞。業重曰。春夏之交。兩崖藤花盛開。鱗魚方泝流而上。迄此爲迅流所擠。怒躍數尺。土人繫籠下之。即跳入焉。游者競賞。爲一時盛嬉。惜不使先生觀之耳。因出一瓢於腰間。曰。先生雖斷杯杓。豈可無對此一醉。予爲連舉數三爵。豪氣頓發。興益浩然。大抵山水秀絕之境。苦無憇所。此地能置亭舍。使游者坐而縱觀。非深於勝情者不能。豈旭峰

公所設歟。公政事文學。卓越天下。而風流宏長。留意山水。與遊者偕樂。洵一代偉人矣。徘徊久之。又涉津。復于東崖。循水北行。斷岸百尋。古木壽藤。蒙絡搖綴。崖腹有碑。先輩廣瀨蒙齋翁撰文。翁文章精妙。此記定佳。以日晡。不果觀。岸下平潭沈沈。如玻璃鏡。至靜極矣。忽觸懸崖。遇大石。震激飛騰。雷濤雲洄。盡天下之至動。水本無情。隨物成形。聖賢豪傑之所爲。亦類之。平居從容閑雅。不肯露才鋒。及其當大任處。大計則隨機應變。措天下於泰山之安。功成名遂。亦復恂恂若無能者。若旭峰公。非其人乎。孔子云。智者樂水。

公其或有得於茲乎。自此踰山西行數里。投成田村。夜暖雨驟至。明日晴。與業重別去。

黑羽八幡邱

黑羽大關侯治所也。有畫人曰檀山人。名斐。字子章。蕭散無俗氣。尤精於山水。嘗入都見過。約歸省之日。游其鄉。時山人齡踰六十。鬚髮如銀。相距五六年。未知存否。而舊要之言尚在懷矣。廿三日。發白川。詣界明神祠。憇酒肆。問之曰。山人尚無恙矣。乃從蘆野。左折入野。邱阜逶迤。登頓數里。始得曠土。南行里許。至黑羽外郭。有邱曰八幡館。躡石磴百餘級。忽見菘畦。

相錯。衡茅蕭然。洵畫入山莊也。東望入溝山。濃翠摺
蹙。有渲染之致。山下平田如僧帽。阡陌交通。豆人寸
馬。悉入畫格。屋後古廟。曰鎮國祠。西望那須原。平楚
千里。極目無際。那珂川自北來。曳一匹練。日光高原
諸山。龍游馬逸。白者冠雪。蒼者罩烟。亦一幅平遠山
水也。既而寒日欲沈。紅光四射。衆峰金翠活動。爲李
將軍著色圖。因歎山人所居。莫非天然活畫。而朝暮
俯仰其中。受雲烟供養。雖欲其畫不工。不可得矣。世
之以畫自命者。塵土泥其外。名利汨其中。而徒和墨
吮筆。其無風韻不足怪也。何獨畫乎哉。山人喜予踐

約。置酒饌甚殷。大沼瓠落翁亦來晤。翁好學。縱談古
今。間以經義相質。得大慰。旅况翌旦。山人出富士山
圖數十幀示之。曰。是中年登岳時所寫。展玩之間。覺
雲烟遶袖。飄飄欲仙去。予所覽富士山圖。精詳明備。
未有出此右者。蓋山人極得意筆也。飯後辭舍。過治
城入市。市中有津。卽那珂川。以鐵索繫船數十隻。自
此逕那須原。至喜連川。白茅彌望。行旅絕少。宿氏江。

筑波山

筑波山雙峰對峙。烟鬟凝翠。南曰陽峰。北曰陰峰。四
面望之。形狀皆同。風土記云。筑波本名築坡。鴻荒之

世東海逆流。闔國沈淪。延及山下。山峻固能捍襄波。山西諸州。免爲魚鼈。故號築坡。後人訛爲筑波。或然。此山峯然起於八州平遠之野。雖不甚高。而闕左之人具瞻。其神甚靈。所以爲名山也。廿六日。登舟于鬼奴川。流水清駛。以石爲底。晨輝映發。光彩陸離。遊魚如乘空。舟開棹進。日光高原諸山。若奔驚而送。筑波峰若點黛而迎。水深處。舟行箭疾。至淺則膠而不進。篙師入水盪之。行十數里。筑波漸大。迴顧諸山。已明滅杳靄中。送我者自崖而返矣。有一年少。語帶奧音。問之。果吾鄉人忠平也。因言汝能從我登筑波乎。忠

平喜躍應命。乃捨舟而步。過川島。宿下館。翌廿七日。東行三里。抵筑波山麓。山北連于足尾棒二山。並秀偉。然讓其高而莫能抗焉。此閒木葉未脫。霜紅方酣。自椎尾盤旋而登。多楓柏。紅葉與白石蒼蘚相映。有入家十餘烟。躡石級。藥師堂一區。堂側紅塔三層。折而入石桓表。喬林攬天。陰翳晝晦。登二十餘町。一峰忽出。路峻狹。如階天而升。以手代足。旣造絕頂。數州土壤已在杖屨下。復登一峰。林木攢生。鳥道垂綫。卽陰峰也。其巔大石盤陀。層層歌疊。其上置小祠。從祠南而下。路稍坦。又登一峰。積石嵯峨。亦置小祠。卽陽

敷

東嶺錄
峰也。大抵山頂皆空遠眺。此峰尤為偉觀。凡關左八州之地。平如棋局。衆水縈帶。或曳為練。或瀦為鏡。萬山羅列。濃翠淺碧。巒跳巘疊。互爭竒狀。其中秀拔雲霄之上。而雪色爛然奪目者。富士也。與之差相伯仲。而不讓者。淺間也。東南滄海浩渺。雲濤萬里。浦叙錯陳。縹緲無際。極升眺之曠致矣。山南丘陵陂陀。有草無樹。土人云。是為十三嶺。有小田天庵城址焉。天庵名氏治。系出自宇都宮宗綱。家世食邑筑波郡小田。因氏焉。永祿中。氏治與太田三樂戰敗。退保藤澤柵。後祝髮為僧。號天庵。卽其城址也。是日天晴望豁。神

氣浩然。不知去入世幾由旬矣。忠平雖胸無寸墨。亦叫竒不已。乃知山水之美。有目者皆愛之。而舉世為聲利所囿。不能一振衣於名山。何邪。從祠南而下。大石如劔如戟。如甕罌。嶮巖磊嵬。無投足處。側有鐵索。僅得扳緣翻身以下。路益峻。石益竒。或崇竦可十許丈。界斷青天。或側出橫偃。其下可容十餘人。或怪木從石縫盤屈。與行人爭道。行人蝸附猿縋而過。一仰頭。輒有落勢。其詭態殊狀。所謂怒猊渴驥。奔蛟騰虬之屬。至此皆為陳腐。予閣筆不肯復下一語。恐山靈笑其套也。流玩之間。誤入衰徑。下二十餘町。蒼林膠

輻綠苔鬢鬢掛枝。仰不見曦景。空翠滴衣。身幾化凍碧。相視愕然。遙見人家於山麓。作氣而往。榛荆蕪塞。往往巨蟒橫前。乍見大駭。徐察之。皆十年朽木也。下十五町。始得小祠。額曰白蛇辨天。過此可八町。而筑波神廟出矣。廟甚宏麗。其下樓屋櫛比。卽向時指南車也。覓一樓而宿。告以迷錯之苦。主人驚曰。白蛇祠上。邃林窅谷。爲豺狼巢窟。君殆危矣。因弁書以爲後之朝山者誡焉。

刀根川

刀根川。導源上州刀根郡。東南逕武總之野。衆水灌

注。渺成巨浸。漕運之利甚鉅。至關宿。醜爲二股。一逕堺村。歷銚子入海。經流也。一過關宿城西。歷行德入海。枝流也。遊筑波之明日。抵關宿西岨。艤舟。時已昏黑。北風獵獵。寒透肌骨。同載者十餘人。皆羈旅。所談惟淫褻貨利。喧嚷可厭。夜參半。衆瞌睡。唯聞櫓聲。試揭篷而眺。不知爲何地。平流渺瀰。寒星涵影。見村燈數點於水木間。時有鐘聲度江而來。宿雁磔磔驚起。羈思爲之悽愴。篙師云。是流山驛也。復掩篷而卧。陰風自篷隙入。冷類刀戟。竟夕不能交睫。又行數里。有棹小舟而賣酒麪者。篙師呼曰。諸客盍起而殮歟。皆

群起爭買。飲歎之聲如雨。喧聒更劇。使人憤懣。因悟莊子云。道在屎溺。雖詭激之言。極有理。昔陳白沙訪莊定山。定山拏舟送之。有一士同載。士最滑稽。衽席淫褻之事。至不堪聞。定山怒甚。白沙若不聞。定山大服。則塵雜鬧嚷之中。道莫不在。我輩所宜用力也。一齊放下。不復置懷。又行可二里。天始明。視蓬背。霜白如雪。夜間寒烈。可知矣。西岸翠松白沙。茅屋參差。富士峰已受旭光。如紅芙蓉。東岸赤壁劃立。老松偃垂。是爲國府臺。永祿中。里見氏與北條氏戰敗績。卽此地也。聞江都草創之初。山中榛莽没人。有枯髑及折

戟之屬。又有銅錢。蓋陣亡者腰間物云。今則祇林精廬。爲都人外眺之地。不翅斯民脫塗炭。而山水亦免震撼之懼。草木無風恬流不波。我輩得以托輕舟。而夷猶。非至幸耶。入中川。還本所。至二州橋捨舟。

余雅有勝情。而爲世累所羈。不能脫然決去。惟有卧
遊一策耳。屬者得良齋先生遊記讀之。山水之勝。粲
如列眉。卧遊中不可缺者。語云。過屠門而大嚼。雖不
得肉。亦且快意。則茲卷雲烟興味。流溢紙上。讀者無
跋涉之勞。而有玩嚼之樂。可謂大快矣。是日佐藤信
義同閱。亦欣賞不已。乃相議勸先生雕之。與世之有
勝情而不能遊者共焉。吉田武敬識。

余雅有勝情。而爲世累所羈。不能脫然決去。惟有卧
遊一策耳。屬者得良齋先生遊記讀之。山水之勝。粲
如列眉。卧遊中不可缺者。語云。過屠門而大嚼。雖不
得肉。亦且快意。則茲卷雲烟興味。流溢紙上。讀者無
跋涉之勞。而有玩嚼之樂。可謂大快矣。是日佐藤信
義同閱。亦欣賞不已。乃相議勸先生雕之。與世之有
勝情而不能遊者共焉。吉田武敬識。

